

中国新诗
百 100 年
year

THE SOFT PALATE OF HISTORY

POEMS BY MAI CHENG

历史的下颚

麦城诗选

麦城——著



作家出版社

THE SOFT PALATE OF HISTORY

POEMS BY MAI CHENG

历史的下颚

麦城诗选

麦城——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下颚 / 麦城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63-8510-7

I. ①历… II. ①麦…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8337 号

历史的下颚——麦城诗选

作 者: 麦 城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ajia@zuoajia.net.cn

<http://www.haozuoa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28 千

印 张: 11.87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510-7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越界者

(瑞典) 谢尔·艾斯普马克

“我从仿宋体的路上，往明代走。”麦城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写道。但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强烈的历史意识。他的视线在汉朝与当下中国的浩瀚时空里飞速移动。而上面引用的诗句，则表明他是如何轻松自如地在现实与文字之间穿梭。总之，麦城是个穿越各种界限的诗人。

诗人在历史面前担当着证人角色。在《短故事》里，他——就像没有护照的难民——带着“看最后的灾难”的任务，深陷于一个悲剧事件。他知道这一角色充满了风险：不小心透露思想的人会被“记录秘密档案”，其代价在简短的注脚里：“几天后 / 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位证人并非毫无批判地走入历史。他审时度势，让海边一个女人脱拖鞋的惊艳场景显现，并指出这一举动意味着“从将要崩溃的制度或传统中摆脱出来”。在扮演管道工时，诗人则享用了“社

会关系”，“安装”并“调整”和“维修”的权利。这位具有政治才能的管道工最后留下了联系人地址：“列宁，一九一八。”这类批判谨慎而犀利，就像诗中描写的“铁轨从毛泽东时代的夜色里，铺过来以后”，或就像灌输导致的后果：“有一所学校的课本，印错了生存的方式，一代人的哭声，从此传来。”

这一穿越历史和空间的姿势令人观止。诗人麦城是一个把诗当作飞船的巫师：他隐喻上的造诣让他掌握了“如何在文字中飞翔”。于是这位事物的观察家轻而易举地“返回到了历史的第一页”。不过，这位轻松的旅行家也不得不注意到了自己的局限：

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找到 / 李玉和的世界观 / 和阿庆嫂借老舍
《茶馆》里的茶杯 / 倒掉的那一代人的命运

多么惊心动魄的诗行！和毛泽东的世界观相连的一代人的命运，
被倒入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具象舞台。

借助意象来生动描述意识形态影响下发生的事件，只是诗人麦城举重若轻穿越各种界限的一例，这里所跨越的是抽象与具体的界限。他的很多诗作都在讲述界限——以及征服它的艺术。界限能让木匠安装的门用历史的目光“看从门里走出来的 / 人口和制度”。这扇门是敞开的界限，它让我们“彼此认识”。但它也可以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就像《制度》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纷纷走入门里，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上，“哭声 / 被门关在了制度的里面”。诡异的是，这不是墙里固有的门，而是木匠背来的门。这是一扇活动的门，一扇把苦难者关在里面的制度之门。

诗人像一个巫师飞越历史所容纳的各种界限，但他也出色地跨越着现实所设置的界限。就像中国古代一位艺术大师走入自己的绘画，麦城轻松地在作品和现实之间穿梭着。叼着骨头的狗跨入一幅油画的深处，诗人在访问牙医时轻易地“走出病例”；木匠用心境打造的那两张美轮美奂的椅子被安放在抽象空间里：一张搁在“皇帝破旧的野心里”，一张“放在字典中”；男孩用同样的越界技术将家里的饭桌当作自己国家的疆土，在崇山峻岭、江河原野的图案里漫游。他已准备在未来扮演巫师的角色。

诗人在拥有跨越抽象与现实界限的权利时，随心把自己的牙痛寄到你的信箱里。他把邮票“贴在往昔的右上方”。谁把这越界行为当儿戏，谁就会被麦城在界限处明确说出的苛刻条件挡住：“要进入想象生活，你必须与死亡为邻。”

麦城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哲学视角并不出乎意料。有一首名叫《形而上学的上游》的组诗，此诗不仅呈现了河流形而上的特质，同时也让它奔流着穿越了不同景象。组诗的场景用同样方式跨越着抽象和具象这两个世界。最后一节车厢里的男孩用玩具手枪瞄准着不可捕捉的过去：“父母离婚的背景”在一只“落到地上的空杯”的这一意象里，上帝在破碎。

麦城是个带有道家色彩的幽默大师。诙谐的调侃包容了一种让一切严肃哲学的尖锐。

这是一种“极端”诗歌，它不断将我们带往界限，又把我们

那里带走。它烫热。《用绝望去迎接生活》一诗直言不讳地给自己如此命名，并把追求和绝望强行编织一起。在穿越历史，在轻易征服界限，在跌宕起伏的事态里，麦城都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饶有趣味的诗人。

（李笠 译）

谢尔·艾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一九三〇至 ），瑞典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五年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一九八一年，获选为瑞典学院院士。一九八七至二〇〇四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艾斯普马克到二〇一二年已出版过十一本诗集；八本小说：包括“失忆的年代”系列小说七册，以及《伏尔泰的旅程》；七本评论集：最著名者为《翻译灵魂》，《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曾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其中包括瑞典日报奖（一九七五年），贝尔曼奖（一九八五年），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奖（二〇一〇年）等。

刘小枫

序二：
失眠的诗语
——诗人麦城的历史忧伤

我前脚刚迈出癸巳年，麦城的诗歌就再次赶上了汉语的雾霾。这次诗人麦城按行从民间向人间穿行——穿越的地方竟然是华夏的双重历史。诗人用宣纸把自己的泪眼所看到的乃至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欢离合泅进眼下这些诗页，装订成册码放在历史的途中，然后以几声连诗人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抽泣送给某几个人去低声吟诵……

从历史的枯井中，诗人麦城没打出一滴水来灌溉自己的才华，反倒从苦涩的眼神拽出一桶刚刚缓刑出狱的忧伤。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他失声哭出的那一瞬间，历史的局部下起了小雨，并渗进一种情绪。在这情绪的小雨中，诗人麦城找不到一把纸伞可以把离散的目光收拢成一种汉语注意力，唯有泪水一行一行舔着他的忧伤——这部诗集记载了诗人的历史忧伤，从二胡拉出的凄凉岁月里，这个忧伤像个匆匆赶来的冻僵的灵魂。要理解这样的忧伤，只有用诗人麦城自己的语言，否则忧伤就会变色或者无法形成汉语。

外婆的遗嘱

当诗人麦城往属性的赌局下自己命运那一注的时候，外婆就把龙的传说从象征的账号转出来，打入了未来碰巧要成为诗人的外孙的信仰户头。对中国现代史来说，一九二一年夏天是划时代的夏天……巧合在这个夏天，诗人的外婆坐在山东的一块田埂上一针一线缝着自己的婚姻，陪她出嫁的除了山东方言、军阀混战漏出来的枪声以及饥饿的天空，还有在那个贫困垄断的年代曾接济过她性格的乡土民风。内心的纯朴是外婆唯一的嫁妆……如今，这样的纯朴还能在哪里见到？诗人觉得，外婆的命比祥林嫂幸运，因为，自从祥林嫂的命运嫁给了鲁迅的小说，她只好每天从早到晚用眼泪擦自己的出路……鲁迅的写作甚至没有为这个女人的睡眠支起过床。

诗人麦城的老家在山东，老家院子里有个石碾，男人们推着旋转的碾盘每天碾这碾那，有如推着迟钝的民国，希望碾出一条生路……农业里长出的革命方言，逐渐把愚昧部分碾碎；女人们握着笄帚一边扫脱壳下的乡下封闭和生活迟暮，一边扫落民国的灰尘，直到月亮剃完了光头。

民国的灰尘被扫落后好多年，诗人麦城才来到人间。幼崽刚抱来的时候，外婆像呵护自己的另一个外孙一样疼爱着这个小家伙，每天用山东方言熬出的米汤一勺一勺给外孙喂一世的感慨。当外孙

的小学作业刚做到风能刮走尘埃时，学堂里的黑板把启蒙教育的一切藏在它的隐喻里，外婆的山东方言就被火柴盒里的童话点燃。外婆蹲在灶台前，往诗人麦城的未来添加着乡下的烟火，课本里的错别字被蹿出来的火苗烧得吱吱乱响。

据外婆的额纹记载，一九六六年的前前后后，不是良知跟着无知的凉鞋在雨季里失踪，就是尊严在梦想的台阶无法跟自己的年华接头。在诗人麦城的少年记忆中，父亲的言谈举止可以概括为一声无奈的叹息——那时，正在挨打的父母们的命收不到一点生活信号。诗人的回忆迄今没有撬开父亲往事密箱的暗锁，藏在这口箱子里的身家性命依旧埋头刻着出身论的蜡板，身份被革命油印在层层危机里之后，苦难被红色的传单传到了社会……直到如今，诗人长大了，这个故事还种在那个年代的那块稻田里。“文革”资产的小雨一直在诗人的往事里下着，淋湿的记忆被一次次翻晒后又一次次再被淋湿。

诗人到了上大学的岁月时，外婆已经用梳子把烦恼梳到脑后，从乡下来到城里，每天从市场拎回一条从忧伤的词典游出来的活鱼，不加作料炖她乡下的人世物语，然后用她的目光铺出一条民间小路，直直铺入诗人麦城的眼睛……直到一九八一年的某一天，外婆跟往常收拾家庭卫生一样，收拾完了自己的一生，仅留下一张照片镶在了诗人的影子里。外婆的遗嘱再不及时堵在死亡的豁口上，苦难将提前决堤。外婆在遗嘱里新打了一口水井，把诗人麦城的醒悟从人生的梦态里提出来，再用酒瓶里东倒西歪的江湖义气灌醉酒鬼，碰洒在桌子下面的人间麻木。

二

开往历史的班车一站一站驶进童年

外婆的外婆留下一张老桌子，诗人感到，即使用革命刨光木纹里的明清两代思维，它的家常话仍然或多或少带有封建口音。

老桌子上有两只杯子，一只里面有水，一只是空的。外婆临走前曾经问诗人：最需要哪只？诗人说，他想把内心里的空空荡荡倒进那只空杯。杯子等来了西方手势，诗人坐在椅子的影子里，用指纹这条河道把东方思想从历史的内部搬运出来。桌上还有一只茶壶，里面盛满古人的教训。诗人麦城为什么不把茶壶里的古训倒进空杯？因为，历史有两条腿，左脚把革命道路走成了一条绝路，右脚又踏进一面镜子，逼自己在失落自己的反光中自首。

桌上的茶壶说，清政府在一棵风雨飘摇的树下与时代办理着王朝交接手续，它目睹了专制被学潮冲垮的全过程。曾经戒备森严的朝廷玄机四处泄漏，帝制隐私里的锅碗瓢盆被革命端上大街，宪法被火车从武汉拉到北京，再由护国军押运到另一个独裁者手中，共和自始至终没从议会的抽屉里拽出来……辛亥革命在一开始就走错了岁月的包房，民主持续缩水，革命党人变卖掉封建家产，从君主立宪的当铺用绝望抵押出一张去西方思想留学的船票，以至于革命迄今仍然躺在西方的头脑里倒民主时差。

谴责和无辜搅在了一起……诗人用一只苏联红军用过的旧望远

镜直接回望十月革命，用焦距把列宁和斯大林调到岁月的镜头里。诗人看到列宁对斯大林说，他走了以后，不要让社会主义跟着大声哭，以免惊动邻国的专制，争取把他来不及发表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一同埋在党章里。斯大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最后和苏联同时埋下了头。

桌上的茶壶还说到决定性的“西安事变”，但诗人从中仅仅听出張学良的风流韵事和蒋介石的一声叹息。除此之外，诗人对民国史的认识只能来自被启蒙吃得一粒没剩的电视剧，因为自由派公知已经全城戒严，连夜搜捕醒着的民族仇恨……革命老兵成了电影里的表演俘虏，他们继续端着枪为那段历史执勤巡逻，几点端掉封建炮楼，何时摧毁专制据点，被公知逼着出卖自己身上出自中华血性的爱国主义。

桌上的茶壶还说，米从计划经济撒出来，坐在革命的连环计上，听锅里煮着的饥饿嚼外面一直在开锅的口号，咽了十年也没把恨咽到胃里，以至于人们迄今仍然不清楚，一九六六年是玻璃先碎的还是目光在玻璃之前就已经碎成了碎片……随后，利刃租来的历史刀锋一刀砍下革命的继承权。可是，谁也没想到，革命的死亡可以让悲伤重新仿造伤口，也可以借青梅煮酒碰洒人间杀机。

诗人麦城终于明白了那只空杯子里的匿名空白的含义：据说《诗经》里的牛羊养育过这个空白，但它不能被器物表达，也不能交给未来复印，更不能让黑暗连夜誊抄。于是，诗人麦城的命被钉子牢牢钉在一个正在纸上长高的汉字里。在碑文里给死亡写博客的外婆，从点击率伸出她生前用过的手势，把诗人像拉抽屉一样从危险的写

作拽了出来，钉子只穿透了文章和常用的比喻。

三

打开《史记》

历史坐在岁月的包厢里，看打开在书里的一本书，书中人一边啃着被经验啃剩的教条骨头，一边诉说自己的幸福在别人的梦里休产假——这部书就是远近闻名的《史记》。书中人就是远近闻名的秦始皇。这个小老头依旧躺在其中最大的一张床上，做着最宽阔无边的中国梦，咸阳的那些高个子兵马俑在他身边按唐诗的格律排着队……

诗人坐在朋友从《史记》的抽屉里拽出来的一个古色古香的酒店，阅读《史记》中的历史典故。酒店窗户对面的新开发园区正在搞一个大型历史展览：秦始皇亲自指挥一支转移到地下的中国军队从《史记》的山顶一路拼杀过来，他的部下连根拔掉疯长在沿途杂草丛中的历史谣言，一直打到后现代博物馆馆藏里的文明典故，才回撤《史记》城内暂时屯兵休整。诗人看完整个展览后拿出一把巨大的圆规，丈量了一下那段历史的使用面积，测出了秦始皇最大的野心半径，最终发现整整一个乡镇被春秋笔法裸露在制度外面。让诗人惊讶的是，一位熟人竟然正在那里主持一场党内婚礼，瘫痪在床榻的封建疾病要娶弱小的邻国主权为妾。这时，诗人内心刮起一阵台风，怒吼着要把埋藏于地下的军事力量一口气刮回秦朝。

诗人麦城觉得自己应该去《史记》里替历史交拖欠的房费，司马迁用千年古训打了一张收条。诗人正要转身离开古传的君主制，一位满头白发的古人从《史记》里跳出来，拦住诗人的心机。他手里卷着的一沓状纸准备告倒一个王朝，他问诗人现在衙门怎么走。诗人告诉他，衙门仍然还在，但已被制度改成了自由民主的窗户。诗人还告诉他，王府井大街和孔孟之道的汇合处是个十字路口，仁义和孝道被没系安全带的儒家格言堵在了红灯下面；执勤的警察正挥动手臂，指挥身后的自由民主人流优先通过，还禁止无业者到儒家继续当长工。中庸之道里的行人多数是外来打工仔，他们在这里赚够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再骑上被虚伪饿瘦的那匹千里马连夜赶回家乡去光宗耀祖。得知这一切，满头白发的古人只能拿一脸哀伤当货币去和制度交换自己对民主的疑心，用作为君主制的传统找回的零钱买回自己的尊严。

诗人麦城一边回味手中的《史记》讲述的皇帝存在银行里的政权还没到期就被人提走的故事，一边坐在自己的迟到里等自己的坏心情被及时倒掉……诗人的想象力撒均匀了以后，那个满头白发的古人终于等到了从诗人体内上来的电梯……

四

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汉语贼

带着阅读《史记》的这份感觉，诗人麦城漫步到瘦西湖，发现

公知式的历史叙述竟然比自己还瘦。他突然明白，这是英语作为语言富豪长期包养中文的结果。这位语言富豪其实是中国人，他从美国哈佛留学回来，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五月四号那天夜里，他扯下一块挂在窗外一颗钉子上的夜色，裁成一件斗篷披在肩上，偷偷爬进众多诗人的梦里。他又拿一根两头尖的钢棍，撬开中国诗人梦里的保险柜，柜子里藏有一份唐代的诗歌遗嘱和一张婚姻拆迁合同，还有历代古诗人的隐私。他像夜总会小姐一样，用西方色情向诗人的母语行贿……在这位语言富豪经营下，半个多世纪后，新诗菜谱的繁华就炒熟了中国社会：什么都可以在锅里炒来炒去，包括口味极重的贪婪和腐败。汉语餐桌上什么都可以往上端，包括西餐式的恐怖主义和谎言，什么都可以用筷子夹到隐私里，包括色情。因为，快递公知每天挨家挨户送报纸，只要把民主和自由从新闻的门缝塞进去就可以下班……新生代刚开始自己的人生，就因富二代肇事被手术刀拉开，然后又被匆匆缝合起来——医生透露，邪恶已扩散到下半生。

诗人麦城大概在念大学中文系时爱上了诗歌，但他实际上是自学成才，因为他的专业老师包括杜甫书记、白居易局长、李白主任以及屈原老行长统统属于社会兼职。由于这些老师们的诗歌没挂靠英语和大学体制，诗人的自学不被承认同等诗歌学历——诗人麦城的苦恼与李白诗里的封建王朝被一同关押在英语民主的囚牢，整天琢磨着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写作让中文王朝从英语民主成功越狱。

汉语土地上升腾着的英语雾霾钻进这位诗人的肺叶，要替诗人心中的汉语焦虑辟谣。诗人麦城想要尽快离开这个被英语方言堵塞的隧道，他的情感和诗歌在这里单向行驶容易追尾更容易肇事。诗人开始寻找古汉语的灵魂，却撞见这灵魂在历史返回的半路发生交通事故……诗人挑选了几个离信仰最近的身影，让他们拼起一副担架，抬着遍体鳞伤的古汉语灵魂急忙赶到说英语的华夏医院。经过一番医学检查，大夫对诗人说：古汉语灵魂即便能苏醒过来今后也可能变成残废。陪同诗人前往医院的友人从古代方向拿出一沓沉睡在他的修养里的千年神话，诗人问这是什么，热爱华夏古物的友人说：这是汉语文明的尸体。

诗人麦城的命运又一次不能按时到站，他以为自己的时间出了问题。诗人找到一位钟表匠修表，连这匠人也说英语，尽管不那么流利。钟表匠拿起美式螺丝刀，从表芯里拆下时间和诗人的不幸，修理了半天后又装进诗人的等待，一脸无奈地用英语说，他只修进口时间，中国观念修不了……很久以后诗人才知道，这个钟表匠其实是美国民主在中国的卧底。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一股超强的民主政治冷空气影响，气温于今天夜里开始骤降，请减少表情外出，以免被孤独冻伤……听见这消息，诗人麦城只好坐在西方的诊断室里，等一根英语美学的解构针头把中国古人的忧伤抽到自己的体内，再给自己注射新的诗歌疫苗。

五

中秋夜的乡愁

自己给自己注射疫苗后，诗人麦城终于发现，中秋节的月亮的确无法变成英语的月亮。因为，这个中国才有的月亮把自己剃成光头，拎上只有汉语厨房才能蒸熟的这盒中国典故，走完了无数中国诗人的一生，直至疲倦被走成残废，再用月光这管透明胶把节日贴在诗人麦城的窗户上。美梦连续在诗人的睡眠中旷课，替黑暗值班的中秋月光命令语文叫醒诗人的表达能力，追查汉语诗歌没考上爱情的主要原因。诗人打开教育制度做错的那道题，用粉笔重新把中秋月光抄在黑板上，计算一下幸福减完悲伤，还能剩下多少快乐，够不够汉语诗歌去使用加法。这时，历史让诗人麦城在他的睡眠里立个户头，天黑以后把梦想转账到诗人身上。

诗人拿起中秋的月饼，这是中国传统找剩的文化铜钱，用它买返回到秋天镰刀上的刀锋后，还有盈余买从土窑烧制出的乡愁，互不找零。诗人清理着自己的乡愁，以便趁着中秋的月光连夜走出这个只在索取的故乡。因为，诗人的汉语故乡已经被文化民主人士变成了一口朽木做成的文化棺材。诗人只能毫无保留地从故乡的阴影走出去，哪怕走到无路可走……乡愁在别人的故乡冒起滚滚浓烟，外婆留下的遗嘱也未见得能扑灭这高温下的哀伤。

诗人体内的乡愁神经与故乡责任攀扣在一起，以至于诗人终于病倒，需要住院治疗。医生从自己的眼睛里引出一根细细的医学视线，